

建康實錄

三





建康實錄卷第八

康皇帝岳 明帝次子

孝宗穆皇帝聃 康帝長子

哀皇帝丕 成帝長子

廢皇帝弈 成帝次子

太宗簡文皇帝昱 元帝幼子



康皇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咸和元年封為王  
二年徙封琅琊王咸康五年領司徒八年夏六月庚  
寅顯宗不豫時庾冰以舅氏當朝權侷人主慮易世  
之後戚屬踈遠將為他人所制乃謀說顯宗曰國有  
彊敵且立長君顯宗信而從之遺詔以琅琊王為嗣  
甲午即皇帝位大赦諸屯戍文武及二千石官長皆  
不得輒離所旬而來奔赴已亥封成帝子丕為琅琊



王亦為東海王時帝在諒陰委政中書監庾冰等秋  
七月葬成帝于興平陵帝親奠於西階既發引徒行  
至閭闔門外素輿至陟以九月詔琅琊國及府吏進  
位各有差冬十二月壬子立皇后褚氏增文武位三等  
建元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振恤鰥寡孤獨不能自  
存者夏五月旱六月壬午東帛徵處士南陽翟湯會  
稽虞喜秋七月慕容皝大破石季龍石季龍將戴開  
率衆來降詔曰慕容皝摧殄羯寇斬獲八萬餘人將  
是其天亡之始也中原之事宜加籌量以安西將軍  
庾翼為征討大都督遷鎮襄陽以輔國將軍琅琊內  
史栢温為前鋒假節帥衆入臨淮八月蜀李壽死子



勢嗣僞位冬十月辛巳以驃騎將軍何充爲中書監  
都督揚豫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錄尚書輔政十一  
月己巳大赦天下高句麗遣使朝獻二年秋八月罷  
絕倒懸撞之伎九月丙申立皇子聃爲皇太子戊戌  
帝崩于式乾殿冬十月乙丑葬崇平陵在今縣城東  
北十五里鍾山之陽不起墳案帝年二十一即位立  
三年年二十三謚曰康皇帝初庾冰權政當朝制度  
年號再興中朝因改元曰建元或謂冰曰郭璞議云  
立始之際丘山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諱也君  
侯忘郭生之言耶冰瞿然旣而歎曰七有吉凶豈改  
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驗

案寺記帝時置兩寺褚皇后立延興寺在今縣東南  
二里運溝西岸中書令何充立建福寺今廢也

孝宗穆皇帝

穆帝諱昞字彭子康帝長于建元二年九月丙申立  
為皇太子時年二歲己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褚  
氏為皇太后臨朝攝政冬十一月庚辰車騎將軍庾  
冰卒冰字季堅時兄亮以名德流訓冰與諸弟動  
必合禮為世所重亮嘗目冰為庾氏之寶起家累遷  
吳國內史與王舒擊破蘇峻將張健峻平後以功封  
侯不受累遷中書監都督揚豫兗三州諸軍事特王  
導新薨人情恹然冰兄亮既固辭不入而冰乃當重



任經綸時務不捨夙夜賓禮朝賢外擢後進由是朝  
野注心咸稱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而冰頗任威  
刑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况吾者哉  
范注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  
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爾及顯宗疾篤時有  
妄為尚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  
氣自若曰必是虛妄推問果詐衆心乃定康帝即位  
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將伐石季  
龍遂出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都軍專領江州  
刺史鎮武昌帝即位獻后臨朝乃徵冰輔政冰辭以  
疾篤尋卒於鎮冰天性清慎及卒無綸為衾又室無

媵妾有七子後以罪並爲相溫所誅初冰令郭璞筮  
卦成曰子孫必有七禍唯用三陽可以有後故以長  
子希鎮山陽第三子友爲東陽遂墾家于暨陽及後  
坐誅族唯友獲全永和元年春正月甲戌朔皇太后  
設白紗帷於太極殿抱帝臨軒聽政大赦改元夏四  
月壬戌詔會稽王昱錄尚書六條事是月石季龍將  
路永弋于壽陽秋七月方士戴洋卒 洋字國流吳  
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言死時天使  
其爲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往蓬萊崑崙積  
石大室等諸山旣而遣歸及長善風角好道術妙解  
占候矣末爲臺吏時童謠歌曰倚童蔣山流渡江洋



知吳必亡遂託病還鄉里懷帝末堂邑令孫混欲迎  
家累洋曰此地當敗得臘不得正豈可移家於賊中  
乎混便止歲末陳敏作逆使弟昶攻破堂邑都水馬  
武見洋有道術召將赴洛洋夢神人曰洛中當敗人  
盡南渡揚州後五年當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時王  
敦出鎮荊州洋謂吳興陳瑾曰王敦南土半路而住  
當還作賊及敦在武昌後南方有雲如牛北向洋言  
華譚曰此王敦舉兵之應也初祖約鎮譙請洋爲中  
典軍約府內地忽赤如丹洋曰此赤如丹血丸丸當  
有下反上者約問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留壽陽  
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半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尋

而牽騰率叛約約率衆將家屬奔于石勒勒果盡誅  
約後庾亮代陶侃鎮武昌引送問氣候洋曰天有白  
氣喪必東行後近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  
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  
至江乃滅洋聞歎曰此與前白氣同時亮欲移鎮石  
城或問洋當不洋曰不當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  
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  
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于己酉還下秣陵其見  
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  
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  
屯邾城九月洋言於亮曰毛豫州合今年受死問



朝大霧晏風當有怨賊報仇後賊果陷邾城而去亮  
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也洋言曰石季龍亦當受死  
且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如何洋曰荊州受兵江  
州受災公若去此二州即可亮見不能解二州遂至  
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  
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神人也或問  
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  
爲妄果經正月一日而薨庾午信以持節都督江荆司  
梁雍益寧七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入征西將軍都亭侯  
庾翼卒 翼字稚恭司徒亮之少子風儀整俊當世  
莫儔善草隸書子弟皆効之後下義之書盛内外官

重翼甚不平在荊州嘗書於家曰兒子輩憎家雞好  
野雉常見躬浩杜乂曰此輩宜東之高閣俟天下太  
平然後議用所任耳九月丙申皇太后詔曰今百姓  
勞弊其共思詳所以賑恤之是歲鎮東將軍會稽內  
史孔愉卒 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其先世居梁  
國曾祖潛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愉年十三而孤養  
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  
名時人號會稽三康吳平愉遷于洛惠帝末歸鄉  
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粟爲亂逼爲參軍不從逕  
東還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鄰  
里後忽捨去皆謂爲神人而爲之立祠永嘉末中宗



辟爲叅軍尋求去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  
相掾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曾行經餘不亭見  
籠龜於路者買而放之溪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  
鑄侯印而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愉悟乃佩焉  
建武拜中書郎出爲司徒左長史肅宗即位累遷左僕  
侍中太常卿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賊平遷左僕  
射後王導將以趙胤爲護軍愉謂導曰中興已來處  
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  
之邪導不從尋省左右僕射以愉爲尚書僕射愉年  
及熟車累乞骸骨詔不許拜護軍將軍會稽內史時  
句章縣有漢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

溉田二百餘頃皆成。其後在郡二年，乃營山陰湖南。

侯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堂數間，以棄官居之。送資數

百萬，悉無所受。病篤，遺令歛以時服。卒時年七十五。

子閻嗣位侍中。案晉書：閻有二子，中子注。孝武時，位侍中。少子安國，孝武時亦位侍中。帝崩，服縗。一經涕泗，因形體羸瘦，見者以

為真孝官。至尚書右僕射。愉弟，字恭，林。嗜酒，王導謂曰：卿恒飲酒，豈不見酒家覆巾乎？日月久即康爛，鮮答曰：公不見肉用糟。河更堅嘗與親，故書曰：今年

田得七百石，蘇光不足。了麴糵事，位至侍中卒。

二年春正月丙寅大赦，己卯使持節、節侍中、都督揚州

諸軍事、揚州刺史、錄尚書事、都督侯何充卒。充字

次道，廬江瀟人。吳光祿大夫，禎之曾孫。幼而好學，風

韻淹雅，以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早王敦府掾。時敦兄

含為廬江太守，貪汙敦嘗於坐中稱曰：家兄在郡佳。



政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  
於此敦默然由是忤意左遷東海王文學敦敗累位  
中書侍郎少與王道導善嘗詣導導以塵尾指牀呼充  
共坐曰此君坐也顯宗即位拜黃門侍郎平蘇峻出  
為會稽內史在郡尋徵侍中辭不拜轉丹陽尹時王  
導庾亮並言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既有萬夫之望必  
能懋錄朝端為老臣之副且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  
社稷無虞矣詔加吏部尚書王道導薨後與中書監庾  
冰叅錄尚書事進尚書令加領軍充以內外統任難  
處上疏固辭許之徙中書令時顯宗寢疾度冰兄弟  
以舅氏當朝謀立康帝為嗣充建議以父子相傳先

王舊與不亘改易冰等不從既而康帝臨軒冰充侍  
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充對曰陛下龍飛巨冰  
之力若如臣議不覩具平之日帝有慙色建元初庾  
冰出鎮江州以充為揚州刺史先是庾翼悉發江荆  
二州編戶奴為兵士庶幾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  
其誇議不成俄而帝疾篤庾冰等意在簡文充議立  
皇太子奏可帝既立獻后臨朝詔加中書監錄尚書  
事庾冰卒後專輔幼主以栢溫為方伯殷浩居門下我無勞矣  
刺史每曰栢溫褚裒為方伯殷浩居門下我無勞矣  
充為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有器局臨朝正色  
以杜櫻為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且為先不以私恩



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  
門以至貧乏乃獲譏於世阮裕常戲之曰卿志大字  
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  
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郝愔及弟曇奉天師道  
而充與弟隄崇信釋氏謝万譏之云二何佞於佛二  
郝諂於道充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每云見次道飲  
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卒時年五十五二月  
癸丑以左光祿大夫恭護領司徒錄尚書六條事與  
會稽王昱輔政夏五月西平公張駿薨子重華嗣立  
冬十月以栢溫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溫表羅含為  
別駕問於衆曰此何如人或答曰可謂荆楚之杞梓

温曰此江海之琳瑯也其楚而已 合口字君章桂

陽人少孤叔母生 文所 好學書卧夢五色鳥飛入

口意恠之朱氏曰夢天 三色出文章汝後當善文自

長沙相致仕白雀樓 十一月辛未安西將軍栢温

伐蜀拜表輒行十二月杜矢自東南流于西北其長

半天

三年春三月乙卯栢温剋成都蜀主降益州平以周

撫為益州刺史鎮彭模是月林邑范文政陷日南害

太守夏侯覽以尸祭天夏四月地震丁巳栢温執蜀

主李勢歸于京師封勢歸義侯七月范文立范貴為

帝冬十二月以侍中劉惔為丹陽尹 惔字真長沛



國相人少清雅標竒桓温嘗造之因問惔會稽王導  
子談論進耶惔曰極進然故第三流耳温曰第一復  
誰惔曰故在我輩後温乘雪欲獵過惔惔見其急裝  
問曰老賊欲持此何作温曰我若不爲此卿輩何得  
坐談惔與許詢至友及詢出郡惔九日七日詣之謂  
詢曰卿爲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時惔爲尹詢宿  
至室室甚麗詢曰若此保全處殊勝東山惔曰卿若  
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 詢字玄度高陽人父歸  
以琅琊太守隨中宗過江澤會稽以文因家于山陰  
詢幼冲靈好泉石清風朗月琴酒永懷中宗聞而徵  
爲議郎辭不受職遂託跡丹水與肅宗連徵司徒掾

不就乃策杖披裘隱于永興西山憑樹今上盤堂蕭然自

致至今此地名為蕭山遂捨永興山陰二宅為寺家

財珍異悉皆是給既成啓奏孝宗詔曰山陰舊宅為

祇洹寺永興新居為崇化寺詢乃於崇化寺造四層

塔物產既罄猶欠露盤相輪一朝風雨相輪等自備

時所訪問乃是剡縣飛來既而移臯屯之巖常與沙

門支遁及謝安石王羲之等同遊往來至今臯屯呼

為許玄度巖也案許玄度集遁字道林常隱剡東山不遊人事好養  
鷹馬而不乘放人或譏之遁曰貧道愛其神駿卒後

戴安道嘗經其墓歎曰德音未遠而拱  
木已積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爾

四年秋八月進安西大將軍相温為征西大將軍九

月丙申慕容皝死子儁嗣偽位冬十二月豫章人黃



韜造妖自號孝神皇帝聚衆寇臨川太守庾條討平之  
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大赦庚寅石季龍僭皇帝位於  
鄴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伐朱熹破范賁獲之偽趙  
石季龍死五月假慕容雋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大單  
于燕王冬十一月甘露降崇平陵立宮前殿十二月  
征北大將軍都鄉侯褚裒薨 裒字季野康獻皇后  
父也祖碧父洽裒少有簡貴之風謝安嘗云裒雖不  
言而四時之氣亦備始爲郟鑒叅軍平蘇峻後累遷  
將軍領中書令帝即位皇后臨朝裒以後父進錄尚  
書事嘗自以近戚懼獲譏嫌固辭請居藩出爲徐兗  
二州刺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京口薨時

年四十七墓在丹徒縣南七里初哀愍角時曾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少年何以乃爾二十年外吾言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哀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歆嗣位至祕書監

六年春正月帝臨朝以哀喪故懸而不樂閏月趙舟閔殺石鑿僭天王位國號魏氏鑿弟祗又僭位於襄國丁丑彗星見于亢巳田氏帥符洪遣使來降以爲氏王封廣川郡公秋八月符洪子健率衆入關遣參軍杜伯獻捷京師冬十二月司徒蔡謨廢爲庶人謨字道明陳留人以孝廉隨中宗過江累遷位拜



工太尉成帝元會將作樂宿懸於殿所司奏非祭祀  
燕饗則無設樂之制謨上議臨軒宜有金石之樂遂  
從謨議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及帝臨軒以司徒稱疾  
數召不至為有司奏至是免官初謨渡江見彭蠡大  
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其食委頓方知非

解虫詣謝尚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勤學子死

廢後數年詔為光祿大夫辭不受陳病篤乞骸骨就賜凡杖時又有苟道明  
諸葛道明皆有名時人語曰京師三明諸葛道明名恢父靚吳亡入洛值亂又

弄江東為臨沂令王導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  
言葛王恢曰時言驢馬不言馬驢豈驢勝馬也

七年春正月辛丑符健僭稱秦王赦關中秋七月甲

辰濤水入石頭溺死者數百人九月峻陽太陽二陵

崩帝素服臨於太極殿三日遣兼太常趙拔脩復山

陵冬十一月石祗將姚弋仲來降以爲大單于封高陵公弋仲子襄爲平北將軍平鄉公

八年春正月辛卯日有蝕之壬辰符健僭帝號於長安乙巳雨木冰二月遣殿中都尉王惠如洛陽脩行五陵夏四月冉閔爲慕容儁僭帝位於中山國號燕八月冉閔子智以鄴來降安西將軍謝尚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應之進據枋頭會冉智行人劉猗至施乃止猗使求傳國璽猗歸以告智智猶豫不許施因遣叅軍何融率壯士七百入鄴登三臺助成誦之曰今且可出璽付我兇寇在外道路梗澀亦未敢即送當遣單使馳白天子天子聞璽已在吾道



卿等至誠必發重兵相救舟智與將軒謀信之乃出

璽付融融詣施施使融齎璽馳還壽春謝尚使振武

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衛送京師告太廟百寮畢賀璽

傳秦始皇造也方四寸以玉為之上蟠蛟螭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自秦傳

漢入魏魏入西晉晉末永嘉末洛京不守璽為劉聰所得及石勒滅劉底璽入晉

趙冉閔誅石勤而璽又入冉閔自永嘉末洎

永和八年凡四十二年而璽始歸於晉也九月中軍殷浩率眾北伐

九年春正月乙卯朔大赦丙寅皇太后與帝同拜建

平陵三月交州刺史阮敷討林邑范佛於日南破其

五十餘壘秋七月丁酉地震有聲如雷八月遣兼太

尉河間王欽往洛陽脩復五陵

十年春正月己酉朔帝臨朝以五陵未復懸而不樂

前涼張祚僭帝號於姑臧二月己丑太尉栢温伐關

中三月廢殷浩為庶人以前會稽內史王述為揚州  
刺史夏四月己亥相溫大破前秦苻健子萇於藍田  
六月王師敗於白鹿原溫引還是歲三麥不登

十一年春三月辛亥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稱  
病去官歸誠告誓其父母墓 羲之字逸少司徒導  
之從子也父曠淮南太守元帝過江曠首創其議羲  
之幼訥於言人未竒之年十三嘗謁周顛顛察而異  
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暇顛先割啗羲之由是知名  
及長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飄若遊  
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重嘗謂曰汝是吾家  
佳子弟也陳留阮裕為王敦主簿有重名敦以羲之



不減主簿與王承述之父王悅爲王氏三少時太尉  
郝鑒使人求女婚於導門令就東廂遍觀子弟使者  
歸謂鑒曰王氏諸少年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唯  
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婚訪之  
乃逸少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爲秘書郎累遷侍中吏  
部尚書皆不就尋拜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揚州刺史  
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爲書與浩言國家安危在於  
內外和不和又爲書止浩北伐浩並不從遂爲牋與  
會稽王陳浩不宜北伐言晉人外寧猶有內憂今  
外不寧而內憂已深勸浩守合肥廣陵許昌譙郡  
梁彭城須立根基然後謀未晚皆不從羲之雅好

服食養性及爲會稽山陰之遊義之自爲序以申其志時  
士許詢孫綽李充支道林等東土義之嘗與同志宴  
會集於會稽山陰之遊義之自爲序以申其志時  
人以潘岳詩序方其文義之比於石崇聞之甚喜性  
愛鵝聞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  
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義之來烹鵝以待之義之嘆  
惜彌日又山陰有道士養鵝義之往觀焉意悅因求  
之道士曰爲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義之欣然寫畢  
籠鵝而歸深以爲樂又嘗往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  
書之真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焉懊累日  
嘗居戴山見一老姥持六角扇賣之義之書其扇各



為五字姚初歎愧因謂姚曰無苦但言是王右軍  
書以求百金耶姚如其言人競買之後姚復將數扇  
來請書羲之笑而不答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  
比張芝草猶鴈行初羲之書不勝庾翼郗愔及暮  
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  
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亡失常歎妙迹  
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  
騎將軍王述少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情好不  
恊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  
不重詣述深為恨後朝廷徵述為揚州刺史羲之恥  
為麾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

爲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  
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乃稱疾罷郡  
於父母墓前自誓去榮祿畢志林泉遂任世弋釣與  
許邁等共脩服食之事遊名山不遠千里邁字叔  
玄一名映丹陽人也家世冠族祖上侍中散騎常侍  
父副祕書監封西城侯生七子邁與穆皆得道天降  
玉板署上清真人羲之每造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  
爲世外之交邁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皆有  
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得道者皆在  
焉羲之自爲傳述靈異之跡十卷邁因遠遊名山不  
歸改名爲玄字遠遊與妻孫氏書告別令改醮有答



書在婦人集中羲之有七子五子知名玄之早亡次  
凝之亦工草隸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大司  
馬相溫參軍逢首散髮不綜府事又爲車騎相沖  
兵曹參軍沖嘗問知署何曹似是馬曹又問管幾  
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  
知死嘗從沖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沖  
曰公豈得獨擅一車時吳中有一家種好竹徽之便  
出造竹下諷嘯不顧主人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以  
此賞之盡歡而去嘗寄空宅中便令種竹拍竹曰何  
可一日無此君耶時在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  
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

即命小舩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  
徽之曰本乘輿而行輿盡而返何必見安道邪嘗與  
樂獻之共讀高士傳獻之賞甚丹高潔徽之曰未若  
長卿慢世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自黃門侍郎棄  
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  
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矣徽之謂術人曰吾才位不  
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人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  
以足亡者爾今君與弟筭俱盡何可代也未幾獻之  
卒徽之哭慟既而上靈牀取獻之遺琴彈之久而不  
調歎曰嗚呼子勣人琴俱喪因傾絕卧疾月餘而卒  
子植之字公幹歷位侍中時相玄爲太尉朝臣畢









而收涕告訐舉止有異常童躡甚竒之及長善音樂  
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北於王戎常呼爲小安  
豐辟司徒掾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  
能作鷓鴣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否尚便著衣幘而  
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有中傍若無人累位  
至江夏義陽隨三郡太守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  
尚數詣翼諮謀軍事翼呼共射曰卿若破的當以鼓  
吹相賞尚應聲中之即以副鼓吹給之尚性清簡至  
官悉壞布帳分軍士作襦袴尋轉爲安西將軍豫州  
刺史鎮壽春進討符健將張遇於許昌爲遇所敗後  
以獲璽功遷尚書僕射鎮西將軍在壽春採拾樂人

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金石之樂自尚始

安塔寺記今興

嚴寺即謝尚宅也南直竹格巷臨秦淮在今縣城東南一里二百步尚嘗夢其  
父告之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心死竹當其鋒家無一至汝宜脩福建塔寺可禳  
之若未暇立寺可杖頭刻作塔形見有氣來可擬之尚悟懼來辰造塔寺遂刻  
小塔施杖頭恒置左右後果有異黑氣遙見西南從天而下始如車輪漸弥大  
直衝尚家以杖頭指之氣便回散闔門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子遺遂於永  
和四年捨宅造寺名莊嚴寺宋大明中路太后於宣陽門外大社西築園造莊  
嚴寺改此為謝鎮西寺至陳太建元年寺為延火所燒至五年六月前秦符

豫州刺史程文秀更加脩復孝宣帝降勅改名興嚴寺至今也

六月前秦符

堅殺符生而自立為帝秋七月符堅將張平以并州

來降拜并州刺史八月丁未立皇后何氏大赦天下

賜酺三日鰥寡孤獨孝義力田米各有差逋租宿債

一切放免冬十月皇后見于太廟

二年春正月司徒會稽王昱歸政事三月攸飛督王

統獻鳩鳥帝怒鞭饒二百使焚鳥於四達之衢夏五



月大水有星孛于天船六月慕容攜盡陷河北之地

秋八月安西將軍謝弈卒 弈字無弈鯤之次子累

位栢温府司馬温尚南康公主主忌温甚憚之動經

年不入其室弈每以酒逼温温逃酒入主門弈遂升

温廳事吏命酒引一直兵共飲謂之曰失一老兵得

一老兵亦何恠也公主謂温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

由得相見 案三十國春秋去謝鯤為栢温司馬升平二年七月卒所逼栢

温入主門即是混案謝尚弈並是鯤子尚年十歲遭父憂年十

五卒升平元年五月尚死七月弈亡無容此歲謝鯤始卒鯤歷職又不為栢温司

馬曾為王敷司馬永昌元年王敷舉兵破京師鎮石頭不朝而去鯤諫令入朝敦

不從斯晉史又明蕭方 寺記事何至於誤哉 十一月雷地震 三年春二月涼州城東泥中有火此火冷冰之妖也 三月甲辰詔以比年出軍糧運不繼王公已下十二戶

借一人一年助運是歲詔復輔國將軍豫州刺史州  
陵侯毛寶本封 寶字韶真榮陽武人王敦用爲  
臨湘令後蘇峻作逆溫嶠以兵千人屬之使爲前鋒  
次于茄子浦時峻送米萬斛饋祖約於江西寶率所  
領登岸破之悉獲其米嶠嘉之表爲廬江太守時祖  
約黨栢宣背約屯於馬頭約使祖煥栢撫攻之寶懸  
軍救宣大爲煥所破箭中寶髀徹鞍革使人踏鞍拔  
箭血流滿鞞夜奔船所行到先哭戰云將士洗瘡訖夜  
還救宣至營煥等引退寶因進破祖約於合肥尋召  
還討蘇峻於石頭峻死 術以苑城降陶侃侃使寶  
守苑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十數人晃問寶



曰君是毛廬江耶寶曰是是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關  
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關是笑而退賊平以功封州陵  
侯庾亮西鎮上明請為輔國將軍謀北伐上表進寶  
豫州刺史守邾城石季龍遣其子鑒與將軍熹安李  
晃等來攻邾城寶求救於亮亮懼不時遣軍城遂陷  
左右突圍赴江死者六七千人寶亦溺死詔以寶之

傾敗不加追贈至是始議復之

案毛寶傳初寶在武昌軍人  
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

養之漸大坡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披鎧持刀自投於水如覺墜一石上視  
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免寶二子穆之安之穆之子珍珠  
璩璠瑾璣等六  
人璩最知名

四年春二月鳳將九雛再見于豐城衆鳥隨之夏四  
月姑臧澤中有火此火亦沚水之妖明年涼王張天

錫殺執政張邕秋七月以軍役繁省用徹膳八月辛

丑朔日有蝕之冬十月天狗流于西南十一月封太尉

栢温為南郡公弟冲為豐城公子濟為臨賀公

五年春正月戊戌大赦天下賜鰥寡孤獨米人五斛

二月南掖門馬足陷地得銅鍾一有二四字案南掖門是建康宮南面

東門陳朝改為端門南出都城開陽門即宣陽東門也夏四月大水栢温使弟豁取許昌

鳳皇見于沔北五月帝不豫丁巳崩于顯陽殿秋七

月戊午葬永平陵在今縣城北十九里幕府山之陽

周四十步高一丈六尺案晉十一帝有十陵元明成哀四陵在鷲龍山之揚陰葬不起墳康簡文武安恭五陵在

鍾山之陽亦不起墳唯孝帝年二歲即位立十七年年十九崩

一陵在幕府山起墳也謚穆皇帝廟號孝宗案帝時置僧尼寺三所何皇后



寺在縣東一里南臨大道彭城敬王造彭城寺在今  
縣東南三里西大門臨古御街鎮西將軍謝尚造謝  
寺今改名興嚴寺即延興寺東隔運溝東岸也

### 哀皇帝

哀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咸康八年封爲琅琊王  
外平三年除驃騎大將軍五年五月丁巳穆帝崩皇  
太后令曰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琅琊王丕中興正  
統合當儲貳往以幼冲未堪國難故顯宗高諱今義  
望情地莫與爲比於是百官備法駕迎琅琊王庚申  
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封弟東海王奕爲琅琊王秋  
八月己卯夜天裂廣數丈有聲如雷九月戊申立皇

后王氏以章穆何皇后居永安宮

案宮本東海王弟脩以為宮在今縣城東北七里近宮東

北角相玄備南州於其林木移入西宮以地為隸射宮也

冬十二月加涼州刺史張玄靚為

大都督隴右諸軍事隴西公

隆和元年春正月壬子朔大赦改元減田稅畝收二斗

二月丙子尊所生妃周氏為皇太妃三月丙寅朔日

有蝕之夏四月旱詔出輕繫賑困乏丁丑涼州地震

浩疊山崩

案五行志前涼滅亡之兆

前燕將呂護寇洛陽五月丁巳北

中郎將庾希鄧邈等舟師救洛口破呂護護退走小

平津秋七月西中郎將公真進次汝南運米五萬斛

以饋洛陽前中軍將軍都督楊豫徐兗青五州諸軍

事揚州刺史殷浩卒于東陽之信安 浩字深源陳



郡長平人也父羨字洪喬將爲豫章太守都下人  
士因其致書百餘函羨行次板橋浦皆投之江水中  
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也其資  
性介立如此終於光祿勳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  
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談則辭屈著  
篇則勦勝由是浩爲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  
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  
將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財而夢穢時人以爲  
名言起家累遷司徒左長史除侍中安西軍司並稱  
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十年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  
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

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康帝建元  
末庾冰何充相繼卒簡文始綜萬機衛將軍褚裒乃  
薦浩爲揚州刺史浩上疏陳讓固請自三月至七月  
乃受拜焉時相溫既滅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故簡  
文引浩爲心膂於是與溫頗相疑貳浩既參朝權擢  
潁川荀羨爲義興太守時王羲之與浩情洽密說浩  
羨令與溫同浩不從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  
欲遂蕩平關河進浩爲中軍將軍都督揚豫徐兗青  
五州諸軍事浩既受命以中原爲己任上疏北征許  
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既而以兗州刺史秦裔等爲  
前鋒師次壽春會秦符健殺大臣關中不和浩請進



征西大將軍栢温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錄  
尚書事假黃鉞秋七月張天錫殺張玄靚自稱大將  
軍西平公丁酉葬皇太妃妃姓周氏汝南人選入成  
帝宮有寵生帝及海西公拜爲貴人帝即位詔崇爲  
皇太妃儀服同於太后而葬不附陵廟八月有星孛  
于角亢入于天市九月壬戌大司馬栢温北伐癸亥  
皇太子生大赦冬十月甲申立陳留王世子恢爲陳  
留王

二年春二月改左將軍爲游擊將軍罷右軍前軍後  
軍五校三將官癸卯帝親耕藉田三月庚戌朔大開  
戶人嚴法禁稱爲庚戌制帝幼好黃老斷穀服長生

藥過分不豫辛未崇德太后臨朝攝政

識萬機太后臨朝攝政

案晉書哀帝服長生藥過度中毒不

夏四月前燕將李洪侵許昌王師敗於懸瓠

相温使西中郎袁真鑿陽儀道以通運率舟師北伐

五月以相温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詔徵温入相温

辭不從秋七月丁卯復徵入朝八月温至赭折遂城

而居之是歲詔移陶宮於淮水北遂以南岸窰處之

地施僧慧力造瓦官寺

三年春正月庚申皇后王氏崩后諱穆之太原晉陽

人也司徒左長史濛之女初為琅琊王妃王即帝位

立為皇后三年崩謚曰靖后無子 濛字仲祖安西

司馬訥之子少放縱不為鄉曲所齒晚節克已勵行



有風流美譽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  
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肆買之嫗悅  
其貌爭遺新帽與劉惔齊名時人以惔方荀奉倩以  
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簡文爲會  
稽王時嘗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  
簡令王濛溫潤恬和相溫高爽邁世謝尚清易令達  
而濛性和暢與劉惔爲簡文入室之賓累遷位司徒  
左長史晚求爲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  
之曰人言會稽三瘕瘕瘕也疾漸篤於燈下轉麈  
尾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  
惔以犀柄麈尾置棺中曰慟哭久之謝安亦稱美之

曰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也二寸脩蘊 脩  
字衍仁明秀有美稱起家爲著作郎遷中軍司馬未  
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數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  
二月甲午疾篤丙申帝崩于西堂三月葬安平陵在  
縣北九里鷄籠山之陽 帝同處帝年二十二即位  
立四年年二十五謚哀帝帝雖即尊位而政不由己  
軍事權於柏溫機務在於會稽天子不得自由故興  
寧童謠云雖復寧轉復無聊生

案帝時置一寺興寧二年僧慧力造瓦官寺在今縣  
東南三里半井岡東偏也

廢皇帝



廢帝諱弈字延齡哀帝之母弟咸康八年封東海王  
穆帝外平四年拜車騎將軍五年改封琅琊王興寧  
三年二月哀帝崩無嗣皇太后詔曰琅琊王明德茂  
親屬當儲副於是百官奉迎於第丁酉即皇帝位大  
赦天下三月前燕慕容恪攻陷洛陽秋七月己酉改  
封會稽王昱為琅琊王以昱子昌明為會稽王壬子  
立皇后庾氏冬十月梁州刺史司馬勲反自稱成都  
王桓溫假江夏相朱序討平之十二月大赦改明年  
為太和元年夏四月旱五月戊寅皇后庾氏崩七月  
癸酉葬孝皇后于新平陵后諱道憐車騎將軍冰之  
女初為東海王妃及即位立為皇后無子九月曲赦

梁益二州是歲涼州梅樹生松戒曰不改柯易葉根者柔脆之木今松生其上非永久之葉將集危亡之

地

案五行志此張天錫滅亡之街

二年春正月北中郎將庾希有罪亡入海冬十月以琅琊王昱為丞相是歲尚書令王述卒述字懷祖太原人祖湛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顏大鼻隱德人謂之癡父承早卒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沉靜每坐客馳辯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始辟為中軍參軍既見無他言唯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



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道改容謝之累遷會稽內史以母憂去官服闋代殷浩為揚州刺史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加中書監固諱經年不拜遷尚書令述每受職不為虛讓至是子坦之諫以為故事應諱述曰汝為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諱自取美述曰既云堪何復為諱人言汝勝我不及也後坦之為相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坦之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於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耶詎可畏溫面以女妻其也及坦之見溫乃辭他故

溫曰此尊君不肯爾遂止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脩家真爲州司所驗有一子三百條王導使人謂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及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始爲當時所歎但性急爲累嘗食鷄子以箸刺之不得便怒擲於地鷄子圓轉不止便下以屐齒踏之不得嗔甚掇內口中嚼而吐之及外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弈性麤嘗忽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弈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是年以老上疏乞骸骨歸丘園詔不許述音不起卒時年六十六初栢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



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温欲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  
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子坦之嗣

三年春三月丁巳朔日有蝕之癸亥大赦夏四月癸  
巳雨雹大風折木冬十二月有神降于鄴自稱湘女  
聲與人接不見其形

四年夏四月庚戌大司馬栢温伐前燕秋九月大赦  
大破燕將傅末波於林渚戊子温進至枋頭爲燕將  
慕容軍設伏所破而還辛丑慕容垂又追敗温後軍  
於襄邑冬十月大星西流有聲如雷是月豫州刺史  
袁真以壽陽叛十一月栢温自山陽與琅琊王昱會于  
途中將謀後吳十二月城廣陵而居之

五年春二月袁真反袁粲太守朱輔立真子瑾嗣事  
三月桓溫征瑾屠壽春袁粲等首因謂參軍郗超  
曰足以雪苻頭之恥乎超答曰此未厭有識之情也  
公六十之年敗於大事不建不世之勲未足以鎮愜  
民望其唯廢立之事溫懷信焉秋七月癸酉朔日有  
蝕之九月益州妖賊李金根反立李弘爲聖王梓潼  
太守周彪討平之冬十一月符堅王猛伐慕容暉剋  
鄴虜有燕地

六年夏四月大赦賜鰥寡孤獨米人五斛六月京師  
及丹陽晉陵吳郡吳興臨海並大水冬十一月癸卯  
桓溫自廣陵屯于白石用郗超謀將詣闕以圖廢立



丁巳諷奏崇德太后己酉太后下令廢帝爲東海王  
還第供衛一如漢昌邑故事於是百官入太極前殿  
即日溫使散騎侍郎劉享收帝璽紋帝著白袷單衣  
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獸門群臣拜辭莫不歔歔帝  
初即位有野雉集于相風時又有童謠云青青御路  
揚白馬紫纒繮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帝聞惡之  
又見栢溫專恣平生爲慮乃召術人扈謙筮之卦成  
答曰晉室有盤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音如其言  
有三子並馬纒縊殺之葬於黃門署北至簡文咸安  
二年正月又降爲海西縣公徙居吳縣西柴里追貶  
庾氏爲夫人帝安於屈辱以保天年烈宗太元十一

年十一月崩于吳時年四十五帝年二十八即位立六年見廢居吳十二年初和溫有不自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初頭之敗雄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閔牀第易誣乃言帝在藩時夙有慶燕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溫因具事奏諷康獻太后后時方在佛堂讀經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倚戶前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筆答奏云未亡人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社稷大計義不獲已臨紙悲塞如何可言初溫始呈奏慮太后意異悚動汗流見



於顏色及詔令出大喜遂行廢焉奔出居吳勅吳國  
內史刁彝防衛又使御史顏允監察之是年十一月妖  
賊盧悚遣弟子殿中監許龍晨到門詐稱太后密詔  
奉迎奔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將捷奈  
何用兒女子言乎奔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豈敢  
妄動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因叱左  
右縛之龍懼而走奔知天命不可再深慮橫禍遂杜  
塞聰明安於屈辱去思慮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時人  
憐之為作歌焉

安帝時侍中中書令王坦之造臨秦安樂二寺在今  
縣南二里半南門臨秦淮水也

太宗簡文皇帝

簡文帝諱旦字道萬元帝之少子幼而岐嶷郭璞見之謂人曰興晉祚者必此人也及長清虛少欲善互言永昌元年封琅琊王食邑會稽宣城咸和初又徙會稽王廢帝即位又改封琅琊領丞相錄尚書事前後輔穆哀廢三帝及太和末相溫諷太后廢海西公十一月己酉溫率百官具法駕乘輿迎帝立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面拜受璽紱即日即皇帝位改元咸安元年庚戌使兼太

出居中堂分兵屯衛

案宗室傳太宗即位未解嚴栢溫屯中堂夜警言御史中丞敬重性奏劾溫大不敬請埋

溫罪溫見勳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

辛亥溫使弟秘誣逼新蔡王晃與武陵



王晞謀反。晞字道升。元帝中子出繼武陵王。晞之  
後太興元年嗣封武陵王。穆帝初遷太宰。晞無學術  
而有武幹。爲相。溫所忌。及帝即位。溫乃表晞苞藏  
命事。連表真詔。免晞官。以王歸蕃。旣而溫尋又詔新  
蔡王晃反。與晞連結。殷浩及太宰長史庾籍等同謀  
收付廷尉。奏請誅二王。帝對之泣。不許。溫固執之。帝  
手詔答溫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  
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不復敢言。帝先  
歷宰三世。溫素敬憚。及帝即位。溫欲上事。自陳。帝引  
見對之。悲泣。溫懼無色。及行。武陵王等誅不果。深恐  
帝知而安慰之。尋大赦天下。以溫爲丞相。溫不受。辛

晉溫旋白石因上鎮姑熟十二月戊子詔京師有經  
年之儲權停一年之運辛卯熒惑逆行入太微經明  
年三月不退尚書右丞顧悅之上表請詔復殷浩本  
官悅之字君叔晉陵無錫人與帝同歲而頭早白  
帝問其故悅之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益茂蒲柳常質  
望秋先零帝悅抗表訟浩疏奏詔追復本官位尚書  
右丞卒子凱之字長康以文知於時兼善丹青妙  
絕古今嘗好食甘蔗每食自尾至本或問其故曰漸  
入嘉境曾爲殷仲堪鎮南府叅軍將下都給布帆至  
破冢遇風舩破遺仲堪書曰地名破冢真從破冢中  
出行人平安布帆無恙爲人好隱柏玄嘗以折葉遺



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凱之深信  
及立造之將葉郭身玄就濁之凱之大喜以玄實不  
見已也故俗傳凱之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

案謝畫品論江左畫人

吳弗與曹晉顧良康宋陸探微等上品餘皆中下品凱之能畫五十四箇畫之像便心  
手須臾成頭面手足骨體肩背無遺失尺度此其難也吳弗與平慶長康入曾於虎骨  
寺初置此殿畫一維摩畫訖光曜一月餘日案京師寺記熙寧中元宮寺初置僧  
設會請朝賢鳴刹一疏其時十六大夫莫有過十萬者既至長康直打刺一百箇長康  
素貧時以為大言僧後寺成請幻疏長康曰且備一壺遂閉戶往來一百餘日所畫  
維摩一驅工畢將欲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開可五萬  
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關戶光明照寺地者填咽俄而果百萬錢也是歲散騎常侍領著作孫綽卒

綽字興公太原郡人也馮翊太守楚之子永嘉喪亂  
幼與兄統相攜渡江博學善屬文與高陽許詢俱有  
高尚之志居于會稽遊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  
賦以致其意常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

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  
所居齋前種一木松常自守護隣人謂之曰樹子非  
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爾綽答曰楓柳雖復  
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  
鄙於綽或愛綽才而不取詢沙門支遁試問綽若何  
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  
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  
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  
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  
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  
佐郎性通率好機調嘗與習鑿齒同行綽在之前習鑿



齒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綽曰澄之汰之砂礫在後  
累遷散騎常侍時大司馬栢温欲經緯中原以河南  
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温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  
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孫綽乃疏諫温温  
見綽書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彊知  
人家國事耶綽少以文才稱于時文士以綽為冠卒

時年五十八

案孫綽傳初京師每歲除日行儻令所謂逐除也結黨連群  
通夜達曉家至門到責其送迎孫興公嘗著戲為儻至栢宣

武家宣武覺其應對不允推問之乃興公案禮儻逐厲鬼也論語云鄉人儻朝  
服立於阼階汪云儻驅逐疫鬼也亦呼為野雩戲今俗謂儻為野胡並訛言耳

二年春正月辛丑百濟林邑使貢方物己酉歲星犯  
鎮在湏女三月丁酉詔非軍國戎祀之要華飾煩費  
之用皆省之重詔內外百司各勤所職使善無不遵

惡無不聞癸丑遣使詣大司馬并問方伯逮于邊及  
宣詔大饗求其所安籌量賜給悉令周普夏四月驕  
虞見南昌六月遣使拜百濟王餘句爲鎮東將軍領  
樂浪太守戊子護軍將軍庾希舉兵反於江北自海  
陵入居京口栢溫使周少孫破之擒希斬于建康市  
夷三族六月太白晝見秋七月帝不豫壬辰疾甚手  
詔大司馬丞相栢溫曰少子可輔即輔之如不可君  
自取侍中王坦之毀詔進曰天下者宣元之天下非  
陛下之天下陛下何得私與人帝默然乙未立會稽  
王昌明爲太子以道子爲琅琊王六月帝崩于東堂  
遺詔以栢溫輔政依諸葛亮王導故事冬十月丁卯



屯洛陽脩園陵又求解揚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既而  
姚萇反浩懼逼棄輜重退士卒爲襄所掠士多亡散  
浩又遣王彬等擊襄爲襄軍所殺諸軍敗績相溫素  
惡浩及聞其敗因上疏罪浩浩竟坐廢爲庶人徙東  
陽郡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浩  
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作周旋久寧作我也溫旣雄  
豪自許每輕浩及權事專征深忌之至是乘釁謀廢  
浩溫因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浩輒取  
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  
令射足以儀形百揆朝廷用違其才爾浩雖放黜口  
無怨言怡神委命談詠不輟家人亦不見其流放之

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恠事四字浩甥韓康伯隨至  
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  
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爲尚書令  
遣告之浩欣然許之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數四竟  
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絕之尋卒遷所子洵嗣十二  
月戊午朔日有蝕之詔曰戎旅路次未得輕簡賦役  
立象失度亢旱爲患豈政事未洽將有板築渭濱之  
士邪其搜揚隱滯蠲除苛碎時童謡云外平不滿斗  
隆和安得久帝聞惡之大赦改明年爲興寧元年春  
三月壬寅皇太妃薨于琅琊第帝奔喪詔司徒會稽  
王昱摠內外衆務夏四月揚州地震湖濱溢五月加



葬高平陵在今縣城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不起墳  
帝年五十二即位立一年年五十三謚曰簡文皇帝  
廟號太宗帝少善容止留心墳籍不以居處爲意疑  
塵滿席湛如也嘗與相温及武陵王晞同載遊於板  
橋温遽令鳴鼓吹角車馳去奔欲觀其所爲晞大恐  
求下車帝安然無懼色温由此怩服及温仗文武之  
任而立帝代海西公帝雖處尊位常憂廢黜先是熒  
惑守太微尋而海西廢及帝登阼熒惑又守太微帝  
甚惡之時中書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問曰命之脩  
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耶超曰大司馬巨温  
方內固社稷外扶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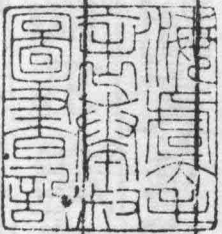
帝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

超請省其父帝曰及言及公國之承遂至於此由吾不  
能以道序衛極歎之深言何能諭因詠庾闡詩云志  
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然帝雖神識恬  
暢而無濟世大略謝安石稱爲惠帝之流支遁嘗言  
曰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迹其行事亦以爲  
披獻之輩也

案簡文即位自立僧寺一波提寺今廢



建康實錄卷第八





建康實錄卷第九



晉中下



烈宗孝武皇帝



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太宗第三子也初太宗見識

玄晉祚盡昌明及帝在孕李太后夢神人口汝生子

男必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名之太宗後聞悟

乃泣曰昌明在爾耶興寧三年封會稽王咸安二年

秋七月己未立為皇太子是日太宗崩太子即皇帝

位九月甲寅追尊皇妣王氏為順皇后后諱簡姬太

原人父遐字栢子少以華族仕王光祿太天追贈特

進后初為會稽王妃生子道生以穆帝永和四年母

子失意俱廢至是追尊之冬十一月妖賊彭城盧悚

自廣莫門入殿庭詐云海西公遣游擊將軍毛安之  
討平是歲三月大旱人多餓詔所在賑給

寧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大赦改元戊申月掩心大  
星二月大司馬相溫來朝有篡奪之志頓兵新亭欲  
誅執政而廢帝召侍中王坦之吏部尚書謝安石將  
害之坦之恐將欲出奔謝安止之曰晉祚存亡在此  
一行君何所逃既見溫坦之前大懼倉惶倒執手板  
流汗沾衣安石後至從容高視良久坐定謂溫曰安  
聞諸侯有道守在四方明公何須壁後置人溫笑曰  
不能不爾遂却兵歡語移日而罷丁亥溫拜高陵爲  
先帝靈責遇疾而去

業晉書溫初廢海西公燕害初海西公  
及太宗以溫入拜山陵左右贊其有壁或去臣下



敢既登車失色顧謂從者曰向見先帝因病形三月丙午月犯南斗  
狀答曰肥短温曰向見亦在側歸遂懼而疾也

第五星占以大臣之憂憂之死亡癸丑詔除丹陽竹

格等四航稅案晉書王敦作逆賊從竹格度即此航也今縣城西南二里案地輿志六代自石頭東至運署摠二十四所度皆浮

航往來以稅行直淮對編門大航用杜預河橋之法其本吳時南淮大橋也一名朱雀橋當朱雀門下渡淮水王敦作逆温燒絕之是後權以船航為浮橋

成帝咸康二年侍中孔坦議復稅橋行者收直以其材但苑宮初理不暇遂浮航相仍至陳每有不虞則燒之後有驃騎航在東府城門渡淮會稽王道子立

并竹格航丹陽郡城後航摠四航在晉時並收稅至是年詔皆除稅不收放民之往來也秋七月使持節侍中都

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大司馬揚州牧平北將

軍徐充二州刺史南郡公拓温薨於姑孰温字元

子譙人漢五夏榮之後父昇宣城太守温生未周而

温太真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使試啼及聞其聲曰

真英物也昇見嶠所歎賞故遂以名嶠聞之笑

曰後將易吾姓也及長豪爽有風采女兒充儷面有

七星文眼如紫石稜頭作媚毛漢而尚明帝南康長

公主拜駙馬都尉庾翼薦為肅州刺史温有雄略願

陛下不以常婚畜之帝過焉素遠至瑯琊內史咸康

七年出鎮江乘之金城金城吳築在今蘇州東北建元

元年出都督青徐諸軍事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

永和二年西伐巴蜀行見諸葛亮八陣圖指謂左右

曰此常山蛇勢也東晉書八陣圖諸葛武侯所作

在魚復平沙一水帶城下江水次每至冬月水小行人沿江踐踏毀散殆盡夏五月

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聞朝廷以殷浩為揚

州刺史仗其北征甚不平遂摠大將軍順流至武昌

六月間於漕淹沒其圖復如故及冬水退次序宛然寔靈異也

既定蜀



浩懼為逼奏請駙虞幡住溫軍時簡文作相為書  
溫言社稷計溫還軍拜表陳時利禍福進位太尉固  
讓不受及浩北伐敗於洛陽浩奏廢浩自此內外權  
歸於溫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  
至南鄉步自浙川以征關中大破偽秦進軍灊上百  
姓皆持牛酒迎溫於路耆老咸相泣曰不圖今日復  
見官軍初溫恃麥熟取以為軍資及入關而符健盡  
芟麥苗野無可收軍糧不繼而還進位大都督委任  
專征尋又北伐經金城見少為瑯琊時所種柳皆已  
十圍慨然歎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因攀枝涕泣遂  
渡淮泗長驅大破姚襄於伊水引軍入洛修謁先帝

諸陵置令檢校乃旋軍上表請遷都詔改授并司冀  
三州刺史溫辭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  
軍事假黃鉞尋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  
中郎四人受鼓吹餘皆辭復率舟軍次合肥加揚州  
牧錄尚書事使侍中顏旌宣旨詔入參朝政溫固辭  
內錄遂城赭圻居之及鮮卑攻陷洛陽時簡文爲相  
出會溫于洌洲議征討溫因移鎮姑孰自以雄武專  
朝窺窬非望或卧對親僚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  
笑旣而撫枕起曰旣不能流芳後代不足復遺臭萬  
載邪時遠方一比丘尼有道術至姑孰沐浴溫竊窺之  
尼裸身先以刀破腹次斷兩足溫見惡之浴室問尼



尼曰君若作天子亦當如是曾經行王敦墓望白可  
人可人其心跡若是太和四年又北伐爲燕將慕容  
垂追敗死者過半甚耻之引歸表罪表真真怒以壽  
春叛明年平壽春愠形於色叅軍郝超謀勸廢立以  
益雄威溫從其計乃詣闕誣廢海西公而立太宗多  
行殺戮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溫驚曰安石  
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目揖於後旣還姑孰  
帝使侍中王坦之數徵爲相辭不受尋而太宗崩遺  
詔以溫輔少主同諸葛亮王導故事溫忘在篡奪望  
簡文臨終禪位於己不爾便爲周公居攝事旣不允  
所望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三公故事

爾及帝即位使謝安徵之入朝赴山陵既至新亭盛  
氣召侍臣將移晉鼎不果因拜陵感疾歸姑孰病其  
諷朝廷加已九錫謝安等知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成  
而薨時年六十二詔依霍光故事有六子少子玄嗣

案晉書郭璞謫公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須臾運其暮二子謂元子道子也  
及相立得志殺司馬道子晉祚自此傾矣初温言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德  
有以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北征還得一巧作老婢問之乃劉琨妓女每見温便泣  
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悅温出外整衣冠呼婢問之答曰面甚似恨薄  
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不悅八月壬子崇德太后臨朝攝政

九月復置光祿勳大司農少府等官冬十月西平公

張天錫貢方物是歲南郡州陵女唐氏漸化為丈夫

二年春正月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刁彞卒三月

丙戌彗星見于氏夏五月壬戌皇太后詔三吳義興



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尤甚者全除一年租

聽除半年受賑貸者即以賜之八月以長秋將建權  
停婚姻九月丁丑有星孛于天市冬十一月長城人  
錢步射錢弘等作亂吳興太守朱序討平之

三年春正月大赦夏五月丙午中書令徐充二州刺  
史北中郎將藍田侯王坦之卒 坦之字文度太原

人祖承以永嘉亂渡江中宗拜從事中郎承性寬恕

自東渡江每遇艱險人懷危懼承夷然無憂喜色既至

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

衆親愛之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

其下爲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

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如父父迹性  
沉靜位至尚書令退之弱冠俊茂與郝超俱有重名  
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絕倫郝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  
時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曰尚書郎止用  
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乃止累遷侍中左衛將軍  
爲人事風格尤非時俗之輩不敢儒教頗尚刑名學  
著廢莊論以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揚雄言  
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玄鷲壯軀放玄虛而不周乎  
時變引二賢之說以爲理當簡文即位朝事委之帝臨  
崩受遺詔及栢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  
令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



史鎮廣陵時謝安石好聲律暮功之慘不廢妓樂頗

以成俗坦之遺書苦諫之往返數四

案晉書謝安與坦之書曰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

所不可為復聊以自娛耳若繫軌跡崇世教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

未悟之濠上耶故知莫逆未易為人坦之答云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

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為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

體韻豈可易變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感寒之功宿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

義淹允加以今地優游自居命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責有疑焉公

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為濠上悟之者得與也且天下之寶故為天下所惜

天下之所非何為不可以天下為坦之初與沙門竺法師甚厚

心乎想君幸復三思安肯不從也每共論幽明報應便長生死者當報其事後經歲師

忽來云貧道已死死自不虛唯當生功修道德以外濟神明爾言訖不見坦之尋亦病卒臨終與謝安相

冲書言不及私准事事國家之事朝野痛惜之四五愷

愉國寶忱秋八八癸口口皇后王氏大赦加文武位

一等冬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十二月帝釋奠于中  
堂祠孔子以顏回甲申仲堯丙寅

大元元年春正月壬寅朔庚子加元服見于太廟皇太  
后歸政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始臨朝遷改宮鎮甲  
子謁建平等四陵夏五月癸丑地震甲寅詔議獄緩  
刑大赦天下秋九月符堅將苟萇收陷張天錫虜之  
盡有涼州之地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已下口稅  
米三斛蠲在役之身冬十月移淮北流人於淮南十  
一月己巳朔日有蝕之詔太官徹膳是歲給事中散  
騎常侍護軍長史許穆卒 穆字思玄一名謚祖尚  
父副穆少知名簡文在藩為世表之交起家為太學



博士累遷位散騎常備護軍長史雖居蟬冕心在道

德以第四兄遠遊嘉遁不返遂表辭榮太宗不奪其志

許穆乃宅於茅山與揚義遍該靈奧王降玉札所授

為上清真真人年七十二解為達世紫霄書許長史生四子第  
三子翔字道明母陶氏早

亡亦得道在洞府易變宮中魏晉清宮地世研精之樂恒居茅山宅太和中真  
誥太復十六年當度黃華為上相青宮書侍帝晨受書為上清心公與希子並

職武帝目也傳中長兄撰一名魏次元虎牙一名融並得道授孫靈真又得道  
梁高祖為於山別立相真館長史本宅梁天監十三年立為東陽觀今之紫陽觀

是也宅南一井即長史所穿而一塘其朝朝以麻柳各曰公東家茅山說小茅山  
北有一山名雷平山山西北有許長史宅宅今為觀觀前有真人靈壇

其山東北又發方隅山山有龍口洞洞下有宮室有方界  
館真誥太許穆以太和五年於茅山北隱北居此館也

二年春三月詔羅絕世紹功百之後閏二月壬午地

震暴風折不發屋揚沙石秋尚書令王彪之卒彪

之字叔武郡人也父彬少雅正與兄虞俱渡江中

宗引爲勳兵參軍亡。建業遷位侍中。初從兄敦舉  
兵入石頭。帝使彬勞敦。會周顛遇害。彬素相善。先往  
哭。顛甚慟。而彬數雉其有嫌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  
哭伯仁。情不得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  
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  
宰相。亦非阿黨。而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其死。因勃  
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  
戶。而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  
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耶。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  
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跪此。復何謝。敦曰。  
脚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



向京師彬切諫敦變色目左右收彬彬正色曰君昔

歲害兄今又殺弟耶

案書言敦從兄獲為豫章太守敦害之故彬有此言

敦平遷至尚

書右僕射彪之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

起家為東海王文學時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為

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耶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

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復累遷進

位侍中吏部尚書時簡文執政當南郊訪彪之應有

赦彪之答云中興已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

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

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帝遂從之時太尉栢溫欲北

伐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說揚州刺史鄧滂引身告

退彪之議且當靜以待之請相王作手書示以成敗  
浩曰史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謀意始  
得了温亦奉帝旨不進旣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  
詐云殺符健符眉請兵應接會那浩出鎮壽陽便進  
據洛營彪之上疏弱兒梁安等容有詐偽浩未宜輕  
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帝笑謂彪之  
曰果如卿言卿自頃已來謀無遺策除尚書僕射出  
爲會稽內史居郡八年豪右屏迹亡戶歸者三萬餘  
口相温下至姑孰坐免彪之去郡頃之召爲僕射及  
温將廢海西公百僚震慄温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  
知温不臣迹已著理未可奪乃謂温曰公何衛皇家



便可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看之禮度儀注定於  
須臾曾無懼容溫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耶時廢立  
之儀既絕於曠代朝臣莫有識其故與者彪之神彩  
毅然朝服當皆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及  
簡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當須大司馬處分  
處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於是  
朝議乃定及孝武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幼沖加在  
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彪之不奉命謹具封還  
內請停事遂不行溫薨後太后臨朝遷尚書令與謝  
安共掌朝政既老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謝安欲  
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

二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  
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爲儉狹復不至陋  
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修彊寇未殄不可大  
興功力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  
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允豈以修屋宇爲能耶安  
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世不改宮室彪之當朝綱紀皆  
如此也疾篤詔賜錢三十萬以營藥卒年五十六二  
子越之臨之

三年春正月尚書僕射謝安石以宮室朽壞啓作新  
宮帝權出居會稽正第二月始工內外日役六千人  
安與大匠毛安人決意修定皆仰模玄象躔長種



并新制置省閣堂宇名署時政今上御名太極殿欠一梁乃

有梅木流至石頭津津主啓聞取用之因畫花於梁

上上以表瑞焉又起朱雀門重樓皆繡栢藻井門開

三道上重名朱雀觀觀下門上有兩銅雀懸楣上刻

木為龍虎左右對

案地圖朱雀門北對宣陽門相去六里名為御道夾開街溝植柳朱雀門南渡淮出國門去園門五

里吳時名為大航門亦名朱雀門南臨淮水俯枕朱雀橋亦名大航橋也

夏六月熒惑守羽林秋七月

新宮成內外殿宇大小三千五百間

案苑城記城外墻內並種橘樹其宮墻內則種石栢

其殿庭及三臺三省悉列種槐樹其宮南夾路出朱雀門悉垂陽與槐也

辛巳帝居新宮乙酉老人星

見于南方八月氏賊韋鍾入漢中

四年春正月丙子謁建平陵二月戊午偽秦符

堅使其子丕攻陷襄陽執我南中郎將梁州刺史朱

序三月大疫壬戌詔曰狡寇縱逸藩守傾沒疆場之  
虞事兼平日其內外衆官各悉心勦力以康庶事又  
年穀不登百姓多匱其詔御所供事從儉約九親供  
給衆官廩俸權可減半凡諸役自非軍國事要皆宜  
停省以周時務夏五月符堅頻寇郡縣六月大旱戊  
子征虜將軍兗州刺史謝玄討秦將句難彭超於君  
川大破之餘黨皆走秋八月乙未暴風揚沙走石冬  
十二月己酉朔日有蝕之

五年夏四月大旱赦五歲刑己下六月甲寅震含章  
殿四柱并殺內侍二人甲子以比歲荒儉大赦天下  
自太元三年己前逋租宿債皆蠲除之其鰥寡窮獨



孤老不能自存者賜米人五斛八月太常韓伯卒  
伯字康伯潁川人母毅浩姊賢明有行伯早孤少酷  
家貧年數歲母爲作襦子令康伯捉熨斗謂曰且著  
尋爲汝作袴伯曰已足不復煩母母問其故答曰如  
火在熨斗中而柄亦熱今旣著襦皆當暖也母異之  
及長好學清潔注周易下繫同郡庾敳目之曰思理倫  
和我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累遷位至吏  
部尚書改授大常卒時年四十九九月癸未皇后王  
氏崩冬十一月乙酉葬定皇后于隆平陵后諱法慧  
哀靖皇后之姪父蘊蘊子恭弱冠見僕射謝安安深  
敬重之因帝納后乃訪選蘊女帝遂納焉后性嗜酒

驕妬帝深患之乃召蘊於東堂具說后過令加訓誡  
蘊免冠謝后於是少自改飾年二十一崩在位五年  
蘊字叔仁司徒長史濛之子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  
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連狀  
白之某人何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  
得者無怨焉出為吳興太守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賑  
卹而後表請罪性亦嗜酒定后立遷五兵尚書本州  
大中正封建昌侯蘊固辭不受乃授都督京口諸軍  
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鎮于京口後為都督浙江  
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卒年五十五次子恭恭  
弟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為小子爽曰



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姊伉儷二  
官何小子之有道子銜之及兄恭敗同被誅

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  
居之丁酉初置督運御史官夏六月己巳詔改制度

減煩費損吏士負七百人秋九月辛未衛將軍謝安

石習水軍於石頭冬十月乙卯有奔星東南經翼軫

聲如雷

星說曰星迹相連日  
流絕迹而去曰奔

十一月襄城太守栢石虔大破

符堅將閭震梁成於竟陵生擒震斬首七千餘級俘  
獲萬人無麥禾天下大飢

七年秋八月東夷五國遣使來貢方物冬十一月太  
白晝見在斗是歲梓潼太守周虓卒於秦之太原

虓字孟威汝南安人鎮西將軍撫之曾孫少有節操  
累遷梓潼太守寧康初前秦苻堅使楊安寇梓潼虓  
固守治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投江陵為  
堅將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于安送虓于苻堅堅欲  
以為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  
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  
榮况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  
之為氏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輿虓來謂曰晉  
家元會何如此虓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  
相群何敢比天子乃使呂光征西域堅自出餞之戎  
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衆力何如虓曰



戎夷已來未之有也堅左右以墟不遜屢請除之堅  
待之彌厚太元三年墟以終既殯葬遂潛歸至漢中  
堅得之與符苞謀襲堅事泄引墟訊之墟曰昔漸離  
豫讓燕晉之微且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况墟世荷  
三司恩豈敢忘也生為晉且死為晉鬼復何問焉有司  
請法之堅曰殺之適成其名乃撻一百徙于太原後  
堅復陷順陽魏興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子孟威  
不屈於前丁君遠譽也於後吉祖沖不食而死皆晉  
忠臣也墟竟病卒信王謝之親臨哭之因上疏曰旌  
表節義國之典也帝悲之追贈益州刺史是歲三日矢  
亡大夫置東治以為餼送所

東治國名東治國之置治鑄原  
唯水去今縣

城東八里桃花園東二里金溝  
即晉汝南王初過江家於此地

八年春二月癸亥遣使務四塞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  
水平地五丈夏四月甲子太白晝見在參秋九月偽  
秦符堅大舉兵自秦寇眾號百萬九月詔司徒瑯琊  
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以衛將軍謝安石為征討大  
都督安乃假弟石為都督舉冠軍將軍謝玄為前鋒  
元帥西中郎將桓伊輔國將軍謝琰等摠戎八萬拒  
秦軍於淮南冬十月符堅至項城使弟融及張地等  
二十萬先過淮攻陷壽春遣梁城王顯慕容屈等別  
屯洛澗玄既渡江使鷹揚將軍廣陵相劉牢之領銳  
卒五千直指洛澗大破秦軍斬梁城及弟雲生擒



王顯慕容屈等盡收軍實甲冑大軍逼壽春初秦之  
入也謝安先遣龍驤將軍胡彬援壽春壽春既陷彬  
糧盡路絕乃使人間行送書於石等言今賊盛糧盡  
恐不見大軍秦人羅遮得之馳白堅去晉懼恐謝石  
等逸宜速進軍堅大悅自項城率軍輕騎八萬兼道赴  
壽春勅軍人有言吾至者拔其舌而族之既至登壽春  
城壁見晉軍衆整齊又看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顧謂  
弟韜曰此乃勅敵何謂少乎然晉懼色乃使朱序來  
說謝石亡廣稱兵威欲脅降之序至密謂石等曰今  
符堅已入壽春若晉軍果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  
之可得志石與序入城堅在壽春請戰秦許之乙

亥琰進淝北堅壁。結陣臨淝水，立不得渡，使人謂融曰：「君遠涉，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請君稍却，令將士得息。」融曰：「此語軍緩，擊而觀之，不亦樂乎？」融衆不許，使白堅曰：「但却軍，令得過我，自以鐵騎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遂麾軍退，衆因亂不能止。琰與桓伊等涉淝水，鼓譟決戰，大破秦軍於淝南，臨斬陣符融，堅中流矢，衆奔潰，自相踐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爲之不流，堅與數騎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至，草行露宿，飢凍死者十七八，獲馭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山積，牛馬駝驢十餘萬，而牙序張天錫俱奔歸。冬十一月庚申，詔衛將軍謝安勞旋師于金



陳壬午立陳留王世子靈誕為陳留王乙未拜朱序  
為龍驤將軍以張天錫為員外散騎常侍十二月以  
寇難初平大赦開酒禁始增百姓稅米口五石仇池  
公揚世奔還隴右遣使稱藩詔諸將分令進取

九年春正月辛亥謁建平等四陵是月劉牢之克譙  
城車騎將軍柏沖拔上庸魏興新城三郡二月辛巳  
使持節都督荆江梁寧益交廣七州諸軍事車騎將  
軍荊州刺史柏沖卒 沖字幼子大司馬溫弟也有  
武幹溫其異之初父亡後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  
以解無由得之溫乃以沖嘗事主不欲為質乃言  
曰幸為養買德郎買德郎沖小字也及沖為江州刺

史厚報之温亡後冲進位揚豫二州刺史代温秉政  
冲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冲執權衡冲不從及  
謝安輔政冲乃自解揚州求出外鎮桓氏黨以為非  
計莫不扼腕苦諫郝超亦深言之冲不納與之淡然無  
以為恨忠言嘉謨恒盡心力專都督荆江梁寧益交  
廣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將之鎮武帝餞於西堂賜  
錢五十萬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頭犒賜文武祖道  
謝安自送至溧洲冲遂表移鎮上明時符堅舉國內  
侵冲深以為根本之慮也以兵三千來赴京師謝安  
謂三千人不足為損益外示閑暇固不聽下遣報朝  
廷覲分已定兵革無關宜以防西蕃冲聞謂左右曰



謝安有廊廟之用無經遠

衽矣俄聞破秦軍內慙恚

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浴妻送新衣大怒促令持

去妻復送之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在

荊州命颺士南陽劉麟之爲長史麟之不屈親自往

迎之禮甚恭浼人劉麟之住在南平陽歧村冲將造

之值麟之在樹採桑冲遣通麟之麟之曰使君忘其

陋賤猥賜光臨請无詣家君冲因詣其父父命麟之

於內取濁酒菜菹冲令人代麟之斟酌其父辭曰若

使官人非野民之意冲爲蓋歎而去麟之嘗賑窮濟

急以身親其事村民感焉遂村有一獨嫗病將死謂

人曰誰當埋我唯有劉長文麟之往看自爲治棺殯  
之侍中張玄奉詔至江陵經陽陵村見一人持生魚  
半籠來造船寄作鱸及維舟取之間姓名卽麟之也  
玄素聞其名甚禮重麟之滄龍卽返竟弗留焉又辟  
虬士長沙鄧粲爲別駕備禮盡恭粲感其好賢乃起  
應命及臨卒言不及私唯與謝安書云妙靈靈寶尚  
小亡兄寄託不終以此爲恨論者益嘉之及喪下江  
陵士女臨江號送有七子案晉書嗣謙脩崇弘羨怡  
七人三月進衛將軍謝安爲太保符堅將姚萇背堅  
於北地自號秦王夏四月己卯增置太學生一百人  
封張天錫爲西平公使竟陵太守趙統取襄陽克之



六月癸丑崇德太后褚氏崩后諱蒜子河南陽翟人  
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都鄉侯哀女  
少明德有器槩康帝即位立為皇后穆帝即位尊后  
曰皇太后帝幼沖未親國政群臣上表請后臨朝稱  
制及帝冠冕歸政居崇德宮戒公卿戮力輔翼以序  
不逮哀帝海西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及海西廢簡  
文即位尊為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即位幼沖桓  
溫又薨群臣再啓后臨朝帝冠冕至是年六十一  
崩在位四十年九三臨朝攝政事初康帝建元二年  
十月衛將軍管兵士陳濟女臺有文在足曰天下之  
母爰之愈明京邑善謹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

獄亡去明年康帝崩後隨朝出其祥也六月丙戌  
使兼司空高靈王統之往洛陽修謁五陵已西苑康  
獻皇太后于堂五年八月聖駕出屯彭城經略中  
原立率諸軍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堞爲泚擁二岸之  
流以利運漕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泚時符丕爲慕  
容岳所逼自鄴遣參軍焦遠進謝立青銅鏡黃金枕  
宛轉繩床玉如意請救立使送于京師戊寅司空都  
愔薨 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太尉鑒之長子善草  
隸書常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立度等栖心絕穀十  
許年方起至司空愔子 超字嘉賓小卓犖有曠世  
之度栢溫辟爲參軍累遷中書侍郎先父卒案三十國



春秋超旣與栢溫善而溫有不臣之心愔深惡以誡超  
超臨亡謂門人曰吾有與栢書疏草一箱本欲焚之恐  
大人年尊必悲傷爲耐我死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  
書及卒愔果悲慟成疾門人呈此書皆是與栢溫謀  
事大怒遽焚之曰小子死恨晚矣初王獻之兄弟自超  
禾亡見愔常躡履問訊其甚脩舅甥之禮及超死後見  
愔怠慢殺而候命席便遷延辭避愔甚不平歎曰使  
嘉賓不死鼠子敢爾耶九月甲午加大保謝安爲大都  
督揚州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梁益雍涼十五州諸  
軍事冬十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凡到以玄象乖度大赦  
天下中書侍郎車胤上表議立明堂辟雍事庚午僞秦

青州刺史符劄來降是月前榮陽太守習鑿齒卒  
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宗族富盛世為鄉豪鑿齒少博  
學洽聞以文筆稱相溫為荊州刺史辟為從事尋轉  
西曹主簿累位遷榮陽太守以尺牘稱善既罷郡與  
相祕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每定省舅家從  
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  
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  
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  
移日惆悵極多時有桑門釋道安與鑿齒初相見道  
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  
對時相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



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凡五十四卷以為三國之時  
蜀以宗室為王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  
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授  
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彊也鑿齒尋以脚疾廢居于里  
巷及苻堅陷襄陽與道安俱獲於秦秦主與語大悅  
賜遣甚厚又以其蹇疾與征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  
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爾後苻堅敗歸  
襄陽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未行會卒  
臨終上疏并寫所著論一篇陳自晉超繼於漢不應以  
魏後為三恪子辟彊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案晉書鑿齒為相溫西曹主簿時溫有大志既平蜀召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  
其手問國祚脩短答曰世祀方永溫疑其難言乃飾辭去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

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必無憂虞五十年外不論耳温不悅乃止異日送綸一匹錢五十以與之星人馳驅去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之為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匹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于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以此絹藏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日便詣温別温問去意乃以鑿齒言答温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於河右號酒泉公是歲慕容冲僭皇帝位于阿房

十年春尚書令謝石以學校校陵遲上疏請興復國學

於太廟之南

案輿地志在江寧縣東南二里一百步古御街東東逼淮水當時人呼為國子學西有夫子堂畫夫子及十弟子像

西又有皇太子堂南有諸生中省門外有祭酒省二博士省舊置博士二人梁大同中又置正言博士一人加助教禮禮初顯宗咸康三年立太學在秦淮水

南今外橋地對東府城南小航道西在今縣城東七里廢丹陽郡城東至德觀西其地猶名故學江左無兩學及武帝置國學並入於今處也 三月

蜀郡守任權斬符堅將益州刺史李丕益州平夏四

月符堅為姚萇慕容冲所逼遣使求救詔太保謝安



率眾救秦帝自行西池宴群臣餞安賦詩者五十八

人

案地志西池吳宣明太子孫登所創謂之西苑中宗即位明帝為太子更加修之多養武士於池內築土為臺時人呼為太子西池今惠日寺後池也

甲子安發自石頭五月符堅奔五將山六月堅太子  
宏自長安來奔慕容沖入長安秋七月老人星見大  
旱井瀆皆竭太官共膳皆資天泉池八月丁酉使持  
節侍中中書監大都督楊荆等十五州諸軍事衛將  
軍太保謝安薨 安字安石鎮西將軍尚從弟父裒  
太常卿安年四歲時栢尋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不  
減王東海及摠角神識沉敏風韻調暢善行書弱冠  
詣王濛清言良久安既去濛十脩曰向客如何濛曰  
此客亶亶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

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  
羲之許玄度支遁等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  
屬文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徵為  
尚書郎不起後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為吏部尚書以  
書距絕之有司奏安披召累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  
蓬東土每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  
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  
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安徐曰如此  
將何歸耶舟人承言即回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  
止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時安弟万為西中郎將  
搃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万之右自然有



公輔之望其妻劉淡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  
退乃謂安曰丈夫不如此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  
万黜廢安始有仕進之心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  
將軍相温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相送中丞高  
崧戲之曰卿屢違詔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  
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蒼生亦將如安石何安有  
愧色既到温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安出温問左右  
頗嘗見我有如此容否温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  
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温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其見  
重如此尋為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  
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受簡文顧命

時相溫望簡文禪已及此疑安與王坦之等改遺謂  
甚怒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使召公  
卿伏勇士於坐將害執政王坦之甚懼安神色自若  
言突折之謀竟不行初坦之與安齊名至是方知優  
劣溫嘗以安所作簡文謚議以示坐客曰此安石碎  
金也及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已溫威振內外物情尊  
嗜互有異同唯安與王坦之盡忠序翼及溫病篤諷  
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欲緩其事見輒改之由  
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

案王彪之傳相溫既病諷朝廷  
求九錫袁宏為文以示彪之處

之歎美其文謂曰卿固太子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乃  
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諄於彪之處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西  
遲迴宏從之溫亦尋薨宏字彥伯少有逸才曾於牛渚夜自誦所作詠史詩時  
清月初宏音韻清致謝尚出為鎮西夜同渚泊尋聲嘗所未聞樂數處之遂訪問



乃乘宏甚重之為相溫記室參軍嘗著東征賦賦求希列過江諸賢而不及相異  
人或語溫溫城之君於幕府因游青山命宓同乘行數里而問曰聞君作東征  
賦多稱先賢何不及吾宓君宓答曰賢者君稱位非下官敢自尊故未遑啓不  
敢獻之耳溫疑不實命言之宓即曰風塵散動或地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殞  
則宣城節信

世流泣然 安太元初進位尚書僕射代王坦之摠關中

事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彊  
寇敵境邊書續至安鎮以和靜御以長筭德政既行  
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理人自比之王導而文  
雅過之每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  
羲之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  
四郊多壘宜忘自効而虛談廢務淳文妨要恐非當  
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耳  
領揚州刺史及帝親庶政遷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

書事固讓軍號頃之加司徒後軍文武書配大府又  
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  
國諸軍事太元八年秦苻堅率衆號百萬次于淮淝  
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立入問計安夷然無懼  
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立不敢復言乃令張立  
重請安乃命駕出土山墅宴親朋畢集方留立圍碁  
賭別墅安常碁劣於立立是日有懼心便不勝安顧  
外生羊曇曰以墅乞汝

今俗謂檀城是也在今墅城東八里案地  
圖云謂之城子墅宋時爲檀道濟謂之檀

城自興業寺過  
清溪東二里

安遊陟至夜方還府內逮明指授將帥各

當其任立等既破秦軍有驛書至時安方對客圍碁  
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



荅曰小兒輩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  
發齒之折以揔統功進拜太保既破符堅方欲混一  
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荆揚等十五州諸軍  
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性好音樂自弟方喪遂十  
年不聽又登台輔暮喪不廢樂衣冠效之乃以成俗  
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植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  
來遊集餽饌日費百金世頗以此譏之安殊不屑意  
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  
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  
後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相扇今上安遂出鎮廣  
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而避之安雖受朝寄然東山

之志始末不渝欲須經略海內而歸老東山未就奉  
志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琰解甲息徒  
詔遣侍山慰勞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奉志  
不遂因悵然謂所親曰昔相温在時吾常懼不全忽  
夢乘温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乘温輿者代其位也  
十六里者止今十六年矣白鷄主酉今太歲在酉吾  
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諭首先是  
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恠異  
之尋薨時年六十六詔贈太傅謚曰文靖

案晉書曰謝安少  
有盛名時多愛

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万安乃取其中者  
扱之京師士庶競市價數倍安本能為客下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者流愛其  
詠而弗能及或以手掩鼻以戲之及至新城築堞於城北後人思之因名此堞為  
邵伯堞案二十國春秋王珣妻謝万女珣弟珣婦即安女並以大義不終志與王珣



有陳珣數辭職珣母荀氏謂珣曰苟職非其好自可固執天下豈有不死耶  
謝安薨珣往哭之乃先過煥兄獻之飯其哭安之意獻之投飯起曰吾所望於  
汝也既至安門謂曰公平生時不見此  
何由而來乎珣披髮擗前慟哭而退 是月姚萇殺苻堅而僭皇

帝位於渭北亦僞號秦九月堅子丕僭帝位於晉陽  
冬十月詔諭淮淝功追封謝安為廬陵郡公謝石為  
南康郡公謝玄為康樂郡公謝琰為望蔡郡公栢伊  
為永脩郡公餘封進各有差十二月太白犯歲星天  
下大飢是歲乞伏國仁自稱大單于秦河二州牧一  
十一年春正月辛未僞後燕慕容垂僭皇帝位於中  
山是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栢石度卒 石度小字  
鎮惡征西將軍豁之子少有材幹趨捷絕倫從父在  
荊州於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

其勇戲令拔石度因急往拔得箭前猛獸跳起石度亦跳高於猛獸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時人服之後隨伯父溫討關中時叔父冲爲符律所圍垂沒石度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衆之中三軍歎息威振敵國時有患瘡疾者謂曰相石度來以佈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後除竟陵太守以父憂去職尋而符堅又寇淮南詔絕哭起爲奮威將軍南平太守尋進冠軍將軍破堅將閻震冲卒以冠軍將軍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久之命移鎮馬頭求停歷陽許之卒後追論平閻震功進爵作塘侯二月戊申太白晝見在東井夏四月代王拓拔圭始自改稱魏八月庚



午詔封孔靖之為奉聖亭侯奉宣尼祀立宣尼廟在

故丹陽郡城前隔路東南

案地志齊移廟過淮水北將山置之以其舊廟立孔子寺亦呼其巷為孔子巷

在今縣東南五里二百步長樂橋東一里

冬十月後燕慕容垂使將軍馮該追斬

苻丕於東垣傳首京師甲申海西公弈薨十月苻丕

將苻登僭即帝位於隴東是歲遼東表送孫盛魏晉

春秋三十卷

盛字安國太原人盛以學知名累遷

位祕書監著魏晉等二國春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

史焉溫見言枋頭失利之過大怒盛子放叩頭於父

請改之本遂兩存以正本寄於前燕慕容垂至是

始求得之案晉書孫盛子

放字齊莊年數歲父在

荊州時庾翼子爰客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

答曰在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甚盛有兒如此  
放曰未若庾翼翼也

十二年春正月乙巳以朱序爲青兗二州刺史鎮淮  
陰丁未大赦天下壬子暴風發屋折木二月戊寅熒  
惑入月夏四月戊辰尊夫人李氏爲皇太妃六月東  
帛聘處士戴逵 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  
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無不畢綜搃角時  
以鷄卵汁澆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鑿之見  
者莫不驚歎其詞麗其器妙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  
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問  
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抱琴而往逵



後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謹度自處深以放達  
爲非道乃著論去夫親歿而採繫不返者不仁之子  
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古之人未始以彼  
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今之人可謂好遊迹  
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捨實逐聲之行是  
猶美西施而學其頰眉慕有德而折其中角可無察  
乎太元中帝連徵郡縣敦迫不已乃逃于吳吳內史  
王珣有別館在虎丘山遠潛往與珣遊戲積旬會稽  
內史謝玄慮其不返乃上疏請絕其召命帝許之秋  
八月辛巳立皇子德宗爲皇太子大赦天下增文武  
位二等大酺五日賜百官布帛各有差冬十月太白

書見於南斗

十三年夏六月旱乞代國仁死弟乾歸嗣僞位僭號  
河南王閏月戊辰天狗北下有聲如雷秋八月戊子  
朔寧二州刺史費統奏言嘉奴生於州界冬十二月  
戊子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殺人乙未大風晝晦延賢  
堂災丙申蝻斯百堂客館驃騎庫皆災庚子尚書令  
衛將軍儀同三司謝石薨石字石奴太傅謝安之  
弟也起家秘書郎累遷尚書左僕射以將軍假節征  
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符堅於淮淝先有童謠云  
誰謂爾堅石打破故相豁以石名子邀其功及堅之  
敗功雖始於劉牢之洛澗捷而成于玄琰然石時爲



都督焉音是謝安石石奴等破符堅遷尚書令封

南康公兄安薨後石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疾辭

不許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

六十二追贈司空謚曰襄子汪嗣案晉書石少惠面瘡瘵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

隨紙即差試處甚白故母呼為謝白面而在職務存文刻無他才望立以宰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斂無厭取譏於世是歲散騎

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康樂公謝玄薨玄字幼度

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弈之子少穎悟與從兄劭俱為

叔父安所器重安常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

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言如芝蘭

玉植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

垂履手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

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略起家相溫府爲掾轉征西將軍相豁司馬領南郡相監北征諸軍事時僞秦符堅疆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郝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共在相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履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玄次泗口進救戴遂大破符堅將彭超於白馬及符堅自率渡淮玄以八千拒之於淝水詔以功加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諸軍事封康樂縣公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



陽內藩朝廷後會翟遼反黎陽河北騷動玄自以處  
分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  
陰以朱序代鎮彭城尋疾篤苦上表乞歸詔慰勞給  
醫曹一人療疾玄奉詔便還病久不差上疏久之乃轉  
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與疾之郡卒時年四

十六子瑛嗣

玄嘗書瑛位如書郎早玄子靈運嗣瑛少不惠而靈運幼有文藻能述玄常稱曰我尚生靈瑛却得不生靈運初玄之會

稽也吏部尚書張玄之亦出為典太守張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無為南北二玄論者美之

十四年春正月癸亥詔淮南所獲俘虜付諸作部者

一皆散遣男女自相配匹賜百日廩其沒為軍賞者

悉贖贖出之襄陽淮南燒燹之地各立一縣以居之龍

驤將軍劉宗之討彭城妖賊劉恭於皇丘平之二月

偽秦將三光僭號為三河二長三月秩南貢方物三月  
張道反太山太守向欽擊之夏四月甲辰翟  
遼寇滎陽執太守張卓六月會稽三道子移揚州理  
於東第七月旱甲寅雷震宣陽門四柱災冬十月己  
巳雨水冰

十五年春正月征虜將軍朱序破慕容於太行三  
月己酉朔地震東北有聲如雷戊辰大赦天下徒囚  
秋七月壬申有星孛于北河經太微三台入文昌北斗色  
白長十餘丈至後月戊戌入紫微乃滅八月己日京  
師地震冬十月朱序劉牢之等大破翟遼於滑臺張  
援來降



十六年春正月詔徐廣校祕閣四部見書九三萬六

千卷壬辰鵲巢太極東鷗吻二月庚申改築太廟秋

九月新廟成案地志太廟中宗置郭璞遷卜定在今處事具元來卷內及帝即位常嫌廟東迫淮水西逼路至此年因修築依

洛陽改入宣陽門內尚書僕射王珣奏以為龜筮弗違帝從之於舊地不變更開墻堦東西四十二南北九丈五尺仍之至陳乃廢冬十月

新作朱雀門十一月江州刺史護軍將軍永脩侯栢伊卒

伊字叔夏譙國鉅人父景侍中長社侯伊有武幹起

家累遷建威將軍歷陽太守進都督豫州諸軍事西

中郎將豫州刺史與謝玄等俱破苻堅於淝水以功

封永脩侯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終始不替善音樂

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三笛常自吹之

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於漢素不與伊相識伊於岸

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拍野王也微之便令人謂  
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時已貴顯素聞徽  
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而去客  
主不交一言時上嗜酒司馬道子專政昏亂謝安女  
婿王國寶諂媚於道子安惡之為人每抑制之國寶  
讒諛稍行於主相之間以安功名盛極而今上會之嫌  
隙遂成帝時召伊飲宴安侍坐帝命伊吹笛即為一  
弄乃放笛去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  
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  
奏笛伊又去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且有一奴善相  
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



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  
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  
二叔及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襟乃越  
席而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媿色相  
冲卒後代冲為都督荆江十郡豫州四郡諸軍事江  
州刺史將軍如故假節在任數年徵拜護軍將軍卒  
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烈臨死為表上馬具  
裝百具步鎧五百領詔嘉其忠誠深以傷悼子肅之

詞二十國春秋去相伊好挽歌羊曇善  
唱樂毛山孤行路時人以為三絕

十七年春二月己巳朔大赦除逋租宿債夏六月癸

卯京師地震曰黃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永嘉郡潮水

涌起道等四縣人多死者秋七月丁丑太白晝見八

月新作表宮後左衛營案晉書太子宮在宮西雖東宮實有皇后之宮今宮臺城西角外西運運溝至此

年烈宗始新於宮城東兩翼左衛營以其地作之曰安帝為太子所居宮也義熙中許盧循劉粲據其林陳舟地在今縣東五里護身寺西左衛營東也

九月除南郡公栢立義興太守冬十一月癸酉以黃

門侍郎殷仲堪為都督荆益梁三州諸軍事荆州刺

史冬十二月旱自秋不雨至于是月是歲司雍梁秦

四州諸軍事征虜將軍朱序卒序字次倫義陽人

也父燾益州刺史世為名將以征討功拜征虜將軍

太和初遷兗州刺史寧康初遷為梁州刺史鎮襄陽

時符堅遣符丕圍襄陽序固守丕率眾苦攻之序

疾篤母韓氏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讎遂



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邪築城二十餘丈

賊果攻之人謂此城為夫人城後督護李伯護反

招賊城乃没于秦

案晉書初符丕圍襄陽急李伯護遂密與秦軍相應襄陽遂没符堅堅聞之反執伯護殺之

以徇戒為人目不忠者後符堅南侵序隨至壽春因堅軍敗而奔歸拜龍驤將軍瑯琊內史豫州刺史中洛陽討丁零翟遼進征虜將軍加都督司雍梁秦四

州諸軍事後慕容永向洛陽序破之退追至上黨之白水尋又鎮襄陽以老病累表解職不許卒官贈左將軍散騎常侍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朔地震二月有客星在尾中至

九月乃滅乙未又地震夏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

等郡大水深五丈秋七月旱閏月劉牢之破妖賊司

馬徽於馬頭

十九年夏六月壬午追尊會稽王太妃鄭氏為簡文

宣太后秋八月己巳尊皇太妃李氏為皇太后宮曰

崇訓是歲符登爲姚興所殺登太子崇奔于湟中僭  
即皇帝位

二十年春二月作宣太后廟呼爲小廟在今縣東二  
里古跡湮沒后諱阿春滎陽人也父愷字祖元安  
豐太守后少孤無兄弟唯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  
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吳氏中宗爲丞相  
日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爲夫人后及吳氏女並遊  
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雖釐賢於吳氏女遠  
矣建武元年納爲瑯琊王夫人甚有寵后雖貴幸而  
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  
襲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爲人妾無復求者帝因



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爲求佳對使不失舊隗  
舉其從了傭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比皆得舊  
門中宗召王褒爲尚書郎以悅后意后生瑯琊王  
簡文帝尋陽公主咸和元年薨至是追尊之三月庚  
辰朔日有蝕之秋七月太白晝見太微九月有彗至  
如粉絮東南行歷女虛至哭星及十一月魏王拓拔  
圭大破慕容垂子寶干悉谷是歲會稽王道子與尚  
書王珣連上疏薦會稽處士戴逵參侍東宮會逵病死  
二十一年春正月起清暑殿於華林園三月太白晝  
見於羽林夏四月新作永安宮丁卯大雨雹後燕慕  
容垂子寶嗣僞位六月日光僭即天王位於燉煌秋

八月歲星犯哭星九月庚申夜帝暴崩于清暑殿帝  
幼穉聰悟簡文之崩也時年十歲至晡不臨左右進  
諫答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嘗歎以爲精理不  
減先帝既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於酒色  
召狎左右殆爲長夜之飲吳國內史庾亮父性便酒  
帝召與飲既醉使亮負扶之亮曰臣位不及扶醉  
不至亂不宜當此時爲知言去年長星數見帝心其  
惡之夜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盃酒自  
古何有萬歲天子耶太白連年晝見地震水旱爲變  
者相屬曾不介意醒日既少而傍無正人竟不能改  
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



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縊暴崩時司馬道子昏惑元

顯專權竟不能推竊勿其罪帝初為清暑殿有識者以清

暑反為楚聲哀楚之徵也俄而帝崩案圖經武帝遊於清暑殿有一人黃衣自稱天泉地

神名淋岑君謂帝曰若見善侍當福祐之帝惟恐投以佩刀神怒曰君為不道將使知之因不見遂聞鼓鼙之音而去帝乃請大沙門為齋夜轉誦見一書言

三丈來撲經案甚恠之後帝與宮妓泛龍舟飲宴於池有慢神色乃見形攀龍舟沉帝遂溺死與今不紀不同尋考其實則暴崩清暑非縊也冬十

月甲申葬隆平陵在今縣城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

不起墳帝年十一即位二十四年年三十五謚曰孝

武皇帝廟號烈宗論曰前史稱不有廢也君何以興

若乃天挺惟神光膺嗣位邁油雲而曠首濟沉川而

能躍少康一旅之衆所以闡帝圖成湯七十之墓所

以興王業靜河海於既世補穹圓於已紊事異於斯

則不由也簡文以虛白之姿在屯如之會政由栢氏  
祭則寡人大宗晏駕寧康纂業天誘其衷姦臣自  
殞于時土境西踰劍岫而跨靈山北振長河而臨清  
洛荆吳戰旅嘯叱成雲名賢間出舊德斯在謝安可  
以鎮雅俗彪之足以正綱紀栢沖之夙夜王家謝立  
之善料軍事于時上天乃眷彊氏自泯五尺童子振  
袂臨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條綱弗垂威  
恩罕樹道子荒乎朝政國寶彙以小人拜授之榮初  
非天旨鬻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賊年滋愁民歲廣是  
以聞人許策馳書詣闕烈宗嘉其抗直而惡聞逆耳  
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聽



神言而金行類強抑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  
小邦之亂已傾覆也屬符堅百六之秋棄淝水之衆  
帝號為武不亦優哉

建康實錄卷第九

